









「𢇛」、「𢇛」聲符探源並論相關諸字^{* **}

陳 劍

(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摘要

「𢇛」、「𢇛」兩字所从聲符，可以追溯到殷墟甲骨文的。其字象「手中揉搓兩圓丸」之形，是「掇（攪、揀）」與「丸」共同的表意初文，分別在「𢇛」與「𢇛」兩字中作聲符。「卷」等字所从聲符，亦與形音義皆密切相關。「𢇛（勞）」字原始形所从聲符，以「衣形中加小點」表「有所縫綴」義，應係本為「粗略縫綴」義之「撿、繚」所造表意初文。之為「掇（攪、揀）」和之為「撿、繚」，加上「之為「拏（拿）」等，皆係早期古文字中即已為古老的口語詞所造表意字者，彼此可以互證說明。

關鍵詞：𢇛、𢇛、𢇛（勞）、𢇛（疊）、字源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批准號：20VJXT018）的成果。










** 本文蒙兩位匿名審稿專家提供修改意見，謹誌謝忱。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the Phonetic Component of the Characters *Nian* 𢇛 and *Wo* 𢇛 and Discussing Related Characters

Chen Jian

(Shang Hai)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cavated Texts and Paleography of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wo characters *nian* 𢇛 and *wo* 𢇛 share the same phonetic component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orm  seen in oracle bones. I suggest that this form originally depicted the act of rubbing two round balls in a hand and was the pictographic protoform of both the words *ruo* 𢇛/𢇛/𢇛 and *wan* 丸. The phonetic component of the character *juan* 卷 (i.e. )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 terms of graphic form, sound and meaning. The protoform of the character *lao* 𢇛/勞, written as , takes  as its phonetic component. The component  (a garment with dots) was created to depict the word *liao* 𢇛/繚 meaning "to sew perfunctorily." The forms  (the protoform for *ruo* 𢇛/𢇛/𢇛),  (the protoform for *liao* 𢇛/繚), and  (the protoform for *na* 𢇛/拿) were all created for the oral vocabulary words in archaic Chinese, and therefore can be used to illustrate each other.

Keyword: *nian* 𢇛, *wo* 𢇛, *lao* 𢇛/勞, *ruan* 𢇛 (𢇛) protoforms

一


(一)

「𠂔(𠂔)」字《說文·尸部》謂：

，柔皮也。从申尸之後，尸或从又（小徐本作「從又申尸之後也。或從又」）。

徐鉉等謂：「注似闕脫，未詳。」段注將說解正文改作「从尸又，又申尸之後也」，注云：「从尸調皮也，从又調申其後也。申者，引伸之意。」仍難說已講得清楚明白。此字又不見古書使用，其構形解釋仍大成問題。




《說文》中从「𠂔」者，《赤部》有「赧(赧)」字，《車部》有「輶(輶、輶)」字，「𠂔」皆作聲符。如下所引：

 面慙赤也。从赤、𠂔聲。周失天下於赧王。

 (小徐本篆文作「」) 輶也。从車、𠂔聲。

「輶(輶、輶)」字後起異體或作「輶」、「碾」，又訛省分化出「軟」字。其省變之跡，與漢隸「輶」或訛省作「軟」、中古俗字「服」或作「𠂔」形等相類。¹此點前人早已指出，如明代梅膺祚《字彙·車部》：「輶，與輶同。楊用脩曰：俗作軟，从欠，蓋𠂔字之誤。」清代黃生亦謂，「軟字則輶之訛省也」。²但現在還常見一些論著將「軟」字說為「从欠」乃至「欠聲」，是完全錯誤的。「軟」與

¹ 西北漢簡中「軟弱」之「軟」字多見，如 、 (《居延漢簡(叁)》284.27)、



、 (《居延漢簡(叁)》231.29)、 (《居延漢簡(貳)》155.4) 等等，



可略見其省變之跡。漢隸「又」旁常右斜筆的左上方不出頭，作近於「人」形者，亦即俗書「取」之作「」類形之由來(張家山漢簡中「取」作類形多見)；「𠂔」形之變作「欠」形者，亦即由「又」

旁作此類簡化、又與「尸」形「共用」左方一筆而生。

² 黃生：《字詁》「𠂔、𠂔、𠂔、𠂔、輶、輶」條，收入黃生撰，黃承吉合按：《字詁義府合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6。又參後引吳善述說。

「嫩」(《說文·女部》作「嫵」)音義皆近,「嫩」字亦係本作「从女从軟聲」之「嫵」,又再訛而為「嫩」(其中「支」形亦「欠」形之變,猶如「遯」或作「遯」,「橄」或作「橄」,等等)。

此外還有《說文·疒部》「痾」字籀文「痾(痾)」,段注改其形為,即「又」旁中還多一點,謂:「各本下从反。今按《尸部》『𠂔』字也,故正之。」可從。³古音在談部的「冉」聲字與元部的「𠂔」聲字相通,其間關係,與歌部的「那」字从「冉」聲(後文所論「掇」字異體或作「挪」,亦可與此相聯繫),以及我們曾略論及之「染」字(談部)本从「朵」(歌部)聲,⁴皆頗為相近。

現所見先秦古文字資料中,尚未看到可靠的「𠂔(反)」字或「𠂔(反)」旁。戰國齊陶文的、 (《陶文圖錄》3.231.1、3.231.2)類形,或釋為「𠂔」,是否正確很難斷定。也有研究者釋「𠂔」。在近年新見秦印中,出現了獨立成字的「𠂔」:




《盛世璽印錄》196秦印「忌𠂔」(又見於《漢唐閣藏古璽印譜》032、《漢唐閣藏印》071)⁵

其下部作「又」形中多出一筆的所謂「𠂔」形,與《說文》篆形相合。更多的是「𠂔」字,已於秦漢文字中多次出現,有關諸形如下:



秦印「侯𠂔」(《新見古代玉印選·上編 新見古代玉印圖版》24;又見於《新見古代玉印選·下編 虛無有齋摹輯古玉印》103、《新見古代玉印選續·下編 虛無有齋摹輯古玉印(增訂本)》159)

³ 不過前人已指出,段注又未免自相矛盾。其於「𠂔」字下謂「疑从又為是」;「𠂔」字改其篆形作,說解謂「从赤、反聲」,注謂「𠂔或作𠂔,非也」;「𠂔/𠂔」字亦作从「𠂔」之「𠂔」形。是據其說則《說文》字形系統中本已無「𠂔」形。

⁴ 參看陶安、陳劍:《〈奏讞書〉校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393-397。

⁵ 趙平安、李婧、石小力編纂《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755「𠂔」字下收盛世196、漢唐閣32兩形,按應即同一印、同一字,其形略有清理之異。



秦印「段報」

秦印「報印」(《古璽印圖典》8320)⁶

北大漢簡《蒼頡篇》49 (水泉子漢簡《蒼頡篇》C020訛作「𠂔」)



張家山漢簡《脈書》2









《敦煌漢簡》1836 (亦上引《蒼頡篇》同一文句)

末一形右下已僅作「又」，即通行的「報」形來源。秦印文字中還有一個字書所無的「𠂔」字：





秦印「王𠂔」(《秦印文字彙編(增訂本)》頁596，釋作「𠂔」，誤)

亦應係从作「又」旁中為兩點形之「𠂔」字得聲者。

上舉字形變化關係，如果不帶先入為主的成見（如後文所引我以前發表過的看法），而純就文字演變的各種可能情況來推論，還是可以存在不同解釋的。一種是，「𠂔」形下本作「又」形，受當時「奴」形寫法每每因「變形音化」而於「又」形中多加一點（參看後文所論）的類化影響，因而也多加一點乃至更繁化為兩點。可以舉為支持此說的例子如，漢隸「服」字或作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247行）、（繁陽令楊君碑，《隸辨》5.5），「報」字亦或作 、（西嶽華山廟碑陽），皆即上所說受「奴」形寫法影響的繁化。魯峻碑兩字還分別作 （《隸辨》5.5）、（《隸辨》4.60），繁化更甚。另一種可能則是，「𠂔」右下本作「又」形，繁化而為兩點之「𠂔」形。亦可舉為支持此說的例子如，漢代文字「奴」形的「又」旁中，也常可由本作一點而繁化作兩點形，

⁶ 以上三形參見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增訂本）》（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頁405。

如臨淄封泥「弩」字或作；這兩點又或連寫為一筆（與多見的「母」形變為「母」形相類），如《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壹）》123「奴」字作。前舉張家山漢簡的「赧」形，即兩點連為一筆之例。劉釗先生即曾持此述第二種看法，將「赧」所从聲符與「弩」字初文「又」形相聯繫為說。⁷

全面權衡考慮，前舉諸形畢竟以作兩點者佔大多數；再結合後文所論「𠂔」字，我們仍可斷定，「赧」形右下，應該本來是作「又」形的，即「又」形中要多出兩點而非一點，作一點者是省略的結果。

（二）






我認為，前舉諸「赧」形所从的「又」形，可以追溯到殷墟甲骨文中的如下一形：



《合集》20883〔《京人》3177，摹作；《甲骨文編》頁972附錄下

5919號摹作，出處誤為《京都》3169（即《合集》21064）〕

字體屬白組小字類。其辭殘甚，意義不明。《京人》及各種釋文類工具書皆未釋，字編或字形表類工具書亦皆未收錄此字頭。陳漢平先生釋為「球」，謂「字形象手把握二球」云云。⁸按此說於字形分析是很自然直接的，但釋「球」仍僅近於「看圖說話」而缺乏真正的「文字學上的證據」，難以令人信服。






我們知道，殷周族名金文中作「又形中有一物」的、、等形，裘錫圭先生釋為「拏（拿）」之表意初文；⁹甲骨金文中作「又」形之「手指前」有一物的、類形，我釋為「拏」與「拏」共同的表意初文。¹⁰對比後者「填


⁷ 劉釗：〈說「𠂔」和「赧」（未定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2017年10月14-15日），頁218-234。

⁸ 陳漢平：《屠龍絕緒》（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15、93。

⁹ 見陳劍：〈柞伯簋銘補釋〉，收入同作者《甲骨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4引裘說。

¹⁰ 見上引陳劍：〈柞伯簋銘補釋〉，《甲骨文考釋論集》，頁1-7。又參看梁月娥：〈西周金文「𠂔」字補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6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頁147-165。


實小黑團形」與「空心小圓圈形」的變化，可知甲骨字中的兩個小圓圈形，在當時「正體」中也應該本來是寫作兩個填實黑團形的（至於小黑團形後來又變作前舉「𢇛」形中或短或長的橫筆形，則固係古文字中的常見演變）。對比與形之說解，則我們如將形說為表某個與「手」的動作有關的動詞，是最為直接的；再結合「𢇛」字讀音考慮，完全可以推斷，字象手中「揉搓」兩小圓物之形，最可能即「掇／揄、攪／揅」等字的表意初文。


《說文·手部》（據段注校改本）：「掇，摧也。从手，妥聲。一曰兩（兩）手相切摩也。」段注：「阮孝緒《字略》云：『煩攪猶掇抄。』今人多用此義，而字作挪。」《集韻·戈韻》「攪」字同「揄」，「揄」即「掇」之訛字（與「綏、綏」關係同），《廣韻·僊韻》：「攪，摧物也。」字亦作「揅」。「掇」等字之「揉搓、摩挲」類義，中古漢語中多見，現在多地方言中尚存。¹¹其義固然有不少場合是所謂「雙手揉搓」類者，但亦可指「單手手掌中揉搓」。五代無名氏《菩薩蠻》：「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須道花枝好。一向發嬌嗔，碎掇花打人。」唐宋詞中「手掇（亦作「挪」）群帶」、「手掇紅杏蕊」、「手掇花蕊」一類語多見，顯非「兩手相切摩」義而就是「單手中揉搓」。形說為以「手中掇物」形表「掇」，在「𢇛」字中作聲符，是很自然直接的（不過，「𢇛」以「尸」為意符，其本義仍難明）。就讀音關係而言，「掇」與「𠂔」聲皆為泥母，韻為歌元對轉（且「掇」之異體「攪」、「揅」之聲符還都在元部），也完全沒有問題。

討論至此，有一個關鍵問題需要補充交代。即義為「揉搓」的「掇」以及「攪」等，漢以前古書中罕見用例，¹²容易令人感覺此詞似乎「不古」，由此遂可能導致對以上所論殷墟甲骨文中即有表此之字產生懷疑。對此我們的回答是，上古漢語中應該存在不少甚為古老的口語詞，表示生活中的常見動作、理應早就有之者，且一直沿用、至今仍保存在很多方言之中；但同時，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由於限於其性質，又未必會出現。其理不難理解，不必以不見於早期古書而致疑。

¹¹ 參看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734-4735「掇【揄】」字下（注ruá、ruó兩音）。

¹² 先秦古書與出土文獻完全無之，漢人筆下似僅見以下數例。鄭玄箋《詩經·周南·葛覃》、注《周禮·考工記·鮑人》兩見「煩攪」，以及注《禮記·曲禮上》「共飯不澤手」謂「澤調揄抄也」。另《文選》卷十八馬融《長笛賦》：「掇拏揄臧，遞相乘攪。」李善注引《說文》曰：「掇，摧也。」


這方面最為典型顯著之例，如前述裘錫圭先生所釋「拏(拿)」的表意初文——「拏(拿)」此詞亦似不古，現最早僅見漢人筆下少量用例；¹³但裘說解其形自然直接，又有在「奴」中「變形音化」的字音證據，其說殆無可疑。

同類例又如，馬王堆帛書《養生方》七十五行「……擣，漬以水，令羹(纔)闔(掩)，而泚取汁，以漬【汾】困……」，《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注釋謂：

原注：泚，讀為排，《說文》：「擠也。」魏啟鵬、胡翔驊（1992：29）：泚，讀為滓。濾去渣滓而取汁。《廣雅·釋詁二》：「滓，澁也。」王念孫疏證：「滓之言逼，謂逼取汁也。《玉篇》：『滓，笮去汁也。』……今俗語猶云滓米湯矣。」滓、澁今猶存四川方言中。¹⁴

此義之「滓」亦不見於先秦古書與出土文獻。最早見載於東漢末服虔《通俗文》：「去汁曰滓。」（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五引；續謂：「江南言逼，訛耳。今言取義同也。經文作『匕』，俗語也。」）字或作「滌」、「洎」和「泌」，《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泌」下皆有「過濾渣滓」義項，引《靈樞經·營衛生會》：「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除了醫書，一般古書中也很少見到這個詞。但在今天口語中，仍見於多地方言，《漢語方言大詞典》頁3658「泌」字下釋作「把容器裏的渣滓或其他東西擋住，使液體慢慢流出。多用於瀝出藥汁」。




古文字中有關情況與此所論頗為相類者，還能舉出「𣪠(勞)」字聲符，很適合與「掇」等「合證」，故本文亦附帶討論。但有關問題較為複雜，放在文末。








¹³ 如揚雄《解嘲》（《漢書·揚雄傳下》《文選》卷四五）「攫拏者亡，默默者存」，字典辭書一般引此作「持拿、執取」義之最早用例。研究者或對有關問題有誤說，真大成先生指出，「『拏(拿)』本義即指『持拿』，與『牽引』沒有引申關係。它自漢代以來就是『持拿』語義場的成員，並不是近代漢語才出現的」。見真大成：〈談當前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的四個問題〉，《中國語文》2018年第5期，頁612。又《居延新簡》EPT52：281+165「田舍，詐移病書，君不忍行重罰，過歸其家。不悔過反政（正），捕掇求當報，使兄音加非法於君，以故不以時臨」，「掇」（）即「拏(拿)」字偏旁變換位置的異體，「捕拏(拿)」語後世多見，這是可靠的漢人用「拏(拿)」之例。此兩簡綴合見姚磊：《〈居延新簡〉綴合（二十）》，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314，發表日期：2019年2月14日。或注EPT52：165之「掇」字謂：「有挪移之意，此處可能指改變相關政令。」不確。見張德芳主編，李迎春著：《居延新簡集釋（三）》（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646。

¹⁴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47。所引見魏啟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

(三)

《說文》篆形系統中，還有「𠂔」字：

 (𠂔)，柔韋也。从北、从皮省、从𠂔省（小徐本作「從北、皮省、𠂔省」）。凡𠂔之屬皆从𠂔。讀若𠂔。一曰若𠂔（引按：此係「𠂔、𠂔」字之音）。 (𠂔)，古文𠂔。 (𠂔)（小徐本作「𠂔」），籀文𠂔，从𠂔省。

清代說文學家多已指出，小篆與籀文兩形下所从，亦即「𠂔」之訛省。如嚴可均《說文校議》謂「篆體當作」，籀文之形亦「當作」；段注據「从皮省」而校改其下部形為「」，謂「非耳非瓦」，王筠《說文句讀》從其說；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亦將小篆與籀文之形直接改作；桂馥《說文解字義證》謂「從皮省者，今從瓦誤，當作」。再進一步，又多已直接將其下半與「𠂔(𠂔)」相聯繫認同。如苗夔《說文聲訂》謂「《尸部》『，柔皮也』，下『瓦』字應字之訛」；邵瑛《說文解字群經正字》說較詳，略引如下：

宋本《周禮》作「𠂔」，說者謂「𠂔」與「瓦」形相近而譌。今考《說文·尸部》有「𠂔」字，（引大小徐本說解，略）則今本《說文》「𠂔」字下似从「瓦」，恐實係「𠂔」字，蓋从「𠂔」而「𠂔」亦聲，文有脫誤耳。宋本《周禮》是也，可訂《說文》之誤。「又」作「又」，所謂「或从又」（引按：謂「𠂔」字下說解）。¹⁵

又吳善述《說文廣義校訂》，其說亦多可從：

按「𠂔」本从「𠂔」，傳寫訛「𠂔」為「瓦」。「𠂔」即「𠂔」字，與「𠂔」字同音。……許訓「𠂔」「柔韋也」，讀若「𠂔」，訓「𠂔」「柔皮也」，音

¹⁵ 以上皆見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318下-1319下。

義相同。又「𢓂」訓「弱也」，「从人、𠂔聲」，則亦音同而義近。柔軟字當作「𢓂」，俗借用「𢓂」，「喪車也」。又訛作「軟」，或是借「輓」而訛。¹⁶

同時，字書「𢓂」或作「𢓂」（見《篇海類編·通用部·又部》《字彙補·又部》等）、「𢓂」（見《字彙補·月部》），兩形顯皆非「𢓂」形，而應即前舉「籀文𢓂」「𢓂（𢓂）」之變。由此亦可見「𢓂」與「𢓂」之間的密切關係。前舉「𢓂」字古文之「𢓂（𢓂）」形，研究者多以為難解。¹⁷字書隸定形或作「𢓂」，謂同「𢓂」，亦可見「𢓂」與「𢓂」之關係。總之，「𢓂」下部之形為从「𢓂」聲，殆無可疑。又對比前述「輓」之訛為「軟」等之變化，此「𢓂」形最可能係漢人受隸書寫法影響而作者，並非真正的「古文」，六國古文似尚難出現「又」形逕簡作「人」形的變化。¹⁸

大概由於「𢓂」字下方太過複雜，秦漢文字中現所見「𢓂」形已多有省訛，作如下諸形：



（照片翻轉）秦印「李𢓂」之「𢓂」（《鐵齋藏古璽印》069、

《盛世璽印錄·續貳》141）



北大漢簡《蒼頡篇》17「𢓂」



阜陽漢簡《蒼頡篇》C039「𢓂」



¹⁶ 見上引《說文解字詁林·補遺》，頁203下。

¹⁷ 參看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67（謂「此古文之形不可解」）。又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328（謂「古文形體奇特，應是訛形」）。

¹⁸ 李家浩先生謂「𢓂」形為从「皮」省、下从「𠂔」（宛）聲，此我所不能贊同者；但指出「籀文『𢓂』从『𠂔』省；正篆將『𠂔』字頭上所从『人』寫作北，以求文字結構勻稱」，以及「疑篆文『𢓂』和籀文『𢓂』是兩聲字」云云，則多可與此及後文所論合觀。見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𠂔」與戰國文字从「𠂔」之字——談古文字「𠂔」有讀如「宛」的音〉，《文史》2012年第3輯（百輯紀念特刊），頁39-40。

上舉第一形右半作「𠂔」，頭部與《說文》籀文之形相合。「𠂔」訓「柔韋」，故其字增从意符「韋」；其下方作近於「人／尸」形，應亦即「𠂔／𠂔」，簡省訛變已甚（應與其地位局促有關）。後兩形右半的頭部，應即係重複書寫「𠂔」形頭部的「人」形而成（這部分筆劃再變作對稱同形，即成所謂从「北」之「𠂔」）；其下「𠂔／𠂔」形，則已訛省作「巳」形。¹⁹

「𠂔」形頭部與「𠂔」之頭部形同。從元戴侗《六書故》到清代說文學家到當今研究者，已經多有指出，「𠂔（𠂔）」字應是上从「𠂔（𠂔）」聲的。²⁰上述揭示出下方應本係「𠂔」，則「𠂔（𠂔）」字係兩旁皆聲。同時，《說文》謂「𠂔省聲」亦非全誤，因為研究者亦多已指出，「𠂔」上所从也本就是「𠂔（𠂔）」聲。²¹

「𠂔（𠂔）」與「𠂔（𠂔）」韻部相同（元部），其聲母之間關係，跟「𠂔」之與「兒」、「爰」之與「煖／煥」、「漢」之與「難」等等，皆頗為相近。²²上博簡《周易》「渙」作「𠂔」（簡54一見）或「𠂔」（共7見），亦「爰」、「睿」兩聲，與「𠂔（𠂔）」之為「𠂔（𠂔）」、「𠂔（𠂔）」兩聲，頗為相類。後文所論「𠂔（𠂔）」之與「九」，聲母關係亦可聯繫此理解。

二

以上所述看法，我曾在多年前提交給中國文字學會年會一文的「摘要」中簡略講到，²³並已為一些研究者所引用。該文一直未正式寫成發表，除了一些別的



¹⁹ 以上參看前引劉釗：〈說「𠂔」和「𠂔」（未定稿）〉，《「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21-224。

²⁰ 參看蘇建洲：〈北大簡《蒼頡篇》釋文及注釋補正〉之第六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213-214。更多研究者之說參看謝明文：〈甲骨文「𠂔」「𠂔」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87-90。

²¹ 參看徐寶貴、孫臣：〈古文字考釋四則〉之「四、釋𠂔」，《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1期，頁81-82轉頁95。又裘錫圭：〈說清華簡《說命》的「句求」〉，朱慶之、汪維輝、董志翹、何毓玲編：《漢語歷史語言學的傳承與發展——張永言先生從教六十五週年紀念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56-257。

²² 參看張永言：〈上古漢語有送氣流音聲母說〉，收入同作者《語文學論集（增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24。


²³ 陳劍：〈甲骨文釋字四則（摘要）〉，《中國文字學會第七屆學術年會論文集》（長春：吉林大學，2013年9月21-22日），頁11。

原因，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後來又想到，應該同時還是「𥇑」字之聲符，可以解釋為又是「丸」之表意初文（為便指稱且與「𥇑」形相別，以下或將形隸定作「𥇑」）；再有，「𥇑」字之形，亦不容不與之聯繫作解，遂使有關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下面就對此再略作補充論證。

《說文·目部》「𥇑」字：



，𥇑目也。从目、𥇑（小徐本作「從目、𥇑聲」）。

「𥇑」字及「𥇑」旁皆尚未見於先秦古文字。以前或有研究者釋西周金文沈子它簋蓋之為「𥇑」，實不可信。²⁴《說文》中从「𥇑」之字皆作聲符，有《手部》「𥇑」（𥇑）字、《玉部》「𥇑」字和《目部》「𥇑」（𥇑）字。現所見出土文獻中，只看到了秦漢文字中的「𥇑」字，即「挽／腕」字古體，其形確與《說文》篆形相合：



單字秦印「𥇑（挽／腕）」（《秦印文字彙編（增訂本）》頁465）



張家山漢簡《引書》102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等摹本）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393／383


²⁴ 參看陳劍：〈甲骨文金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收入前引《甲骨文考釋論集》，頁65-66。董珊先生據上引文說讀為「敏」，見董珊：〈它簋蓋銘文新釋——西周凡國銅器的重新發現〉，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65。



北大漢簡《蒼頡篇》76

末北大漢簡之形，其「又」旁中少一點作類「又」形，與前述「𠂔」形之變化如出一轍。古書中或與「腕／挽」相通之「𠂔」字，即此類形之訛。²⁵

研究者一般將「𠂔」視為一個獨立的表意字，遂不再考慮其中「又」形另有來源的可能。但是，說「𠂔」形為會意，實在是很勉強的。又甲之「又」字，找不到在其他文字中參與構成會意字之例；所謂「揜目」義於文獻無徵，更可能本就是出於所謂「又目會意」的說解需要而虛造出的。總之，「𠂔」字構形分析完全存在其他可能，如將其中「又」旁說為另有來源的聲符，也是很直接的。

由此循「𠂔（腕／挽）」字之音，再結合字形考慮，如將形說為同時又是「丸」之表意字，也是非常合適的。因其一，設想「又」形可能的演變與後世文字之形之間的對應關係，則它與「𠂔（腕／挽）」等中的「又」形，可稱「密合無間」；其二，如將「又」形說為「手中掇兩丸」從而與「丸」字相聯繫，亦甚自然相合。²⁶結合前文所論，則「又」形可看作「掇／攔／揜」等與「丸」共同的表意初文；二者讀音相近，應本為一語一形，後始分化。其韻皆係元部合口，聲母關係，則可舉出相類之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除》2正壹的「渙」字，乙種作「𠂔」（簡2）、「𠂔」（簡14壹），皆音近相通。²⁷

「丸」字本身，則另有造字本義。據鄔可晶先生研究，「甲骨文『丸』的字形主要突出人身委曲宛轉的特徵」，「頗疑『丸』即宛委、宛曲之『宛』的表意初文」，「圓丸、彈丸之『丸』，當是『丸（宛）的假借義』」，²⁸其說可從。圓丸、彈丸是

²⁵ 參看前引陳劍：〈柞伯簋銘補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頁7「編按」。

²⁶ 前舉我們所釋「𠂔」與「𠂔」共同的表意初文，王恩田先生改釋作「丸」，此自我所不能贊同者。但其所謂「𠂔字和𠂔字形像手指按著一個圓形小球，應是丸字初文」云云，將「手形與『圓形小球』組合之形」與「丸」聯繫起來考慮的思路，卻略可移以與此所說「又（丸）」字相印證。見王恩田：《釋丸》，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545>，發表日期：2015年6月26日。



²⁷ 參看李家浩：〈睡虎地秦簡〈日書〉「楚除」的性質及其他〉，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74。又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等撰著：《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31、481。



²⁸ 鄔可晶：〈「丸」字續釋——從清華簡所見的一種「𠂔」字談起〉，《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二〇二一年夏季號（總第五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頁140。

古人生活中常見之物，早期古文字中理應有為它所造的表意字（即我們所論之「叉」），實係自然正常且「勢所必然」之事。



三




由上述內容進一步聯繫形音義有關之字，還會想到，「𠂔」的字形解釋，也應該一併納入考慮。

「𠂔」即「卷」等字所从聲符，《說文·収部》作「𠂔」。古文字中有關材料很豐富，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將其形演變過程認識得很清楚。簡而言之，較原始的「𠂔／𠂔」應該是作、類形的，²⁹後來中間黑團形筆劃「綫條化」作一橫筆，又繁化為兩橫筆，遂變作一般多見之「𠂔」（𠂔）類形。

就字形而言，形上方的「八」形，應該理解作飾筆，與「尊」、「𠂔／𠂔（𠂔）」上方的「八」形相類。除去此之後的形（仿前「叉」形之例，可隸定作「𠂔」），顯然亦可看作即「雙手持丸」或「雙手作丸」之形，將其說為「丸」之表意初文，也是很合適的。之所以要上加「八」形飾筆，大概係一方面要與「𠂔」字相區別，³⁰一方面又受「𠂔／𠂔（𠂔）」形影響。³¹

我們之所以有必要將「𠂔／𠂔」與「丸」相聯繫考慮，除了如上所說字形解

²⁹ 前者見曾子季𠂔簠乙（《銘圖》05798），另還見於曾子季𠂔簠甲、曾季𠂔臣盤、曾𠂔臣匜等，形略同。董蓮池編著：《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295收此形在「𠂔」字下，不確。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81疑此字與郭店簡、上博簡《緇衣》中、形為同一字，亦不確。此兩形與今本《禮記·緇衣》之「𠂔」、《詩經·大雅·抑》之「覺」對應，張富海先生疑為「𠂔」（今作掬）之表意字，象兩手盛物之形；訓「兩手盛也」（《說文·収部》）、「兩手捧物」（《廣韻·屋韻》）且「音𠂔」之「𠂔」字，即其形聲異體。此說應可信。見張富海：《郭店楚簡〈緇衣〉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頁12-13。後者見《陶文圖錄》4·166·2（戰國燕系陶文），一般釋「𠂔」，亦不確。西周春秋金文中更多以此類原始形作聲旁者，可參看李春桃：〈談青銅盆的一種自名〉，南京大學文學院、南京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紀念方光燾、黃浚伯先生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2018年12月29-30日），頁211-217。

³⁰ 上注所舉作、形的「𠂔（掬）」字初文，不知最早出現於何時。如果時代能早到造出「𠂔」形時，則上加「八」形，也可能有要與之相區別的因素。

³¹ 參看蘇建洲：〈說「芮良夫毖」及「柏室門器」的「管」〉，《第一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史學術論壇暨青年學者工作坊會議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2019年11月2-5日），頁138-139。

釋正好可以講得通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就讀音和文字關係而言，二者聯繫密切，似不容說為截然無關。我們知道，楚簡多見用「𦣻」聲字為「浣」或「莞」，³²傳抄古文與戰國封泥皆用「𦣻」為「完」；³³而秦漢簡帛醫書中，以「完」、「垸」、「掔」等為「丸」多見（大部分作名詞，也有不少作動詞者）。前文講到過「𦣻（𦣼）」从「𦣻（𦣼）」聲，而傳抄古文或以「𦣻」為「院」，³⁴皆可見其間關係。此外，傳抄古文以「𦣻」、「𦣼」為「輓」，徐在國先生謂「此蓋假𦣻為輓」；³⁵研究者或對此有疑，³⁶段凱先生亦已加以辯證。³⁷由以上所述皆可見，「𦣻」聲字與前所論「丸」和「掔／掔」，其間確有密切關係。

總之，「𦣻／𦣼」也完全有作「丸」之表意初文的資格。不過要考慮到，很多元部合口字都有「圓轉、團搏」一類義，要將「𦣻／𦣼」指實為必係「丸」之表意初文，也還有一定困難。我們退一步講，至少可以說，「𦣻／𦣼」與「𦣻（丸、掔）」之關係，可能就是如「𦣻（肆）」之與「𦣻／𦣼」（「𦣻」所從出者）、「注」之與「鑄」、「折」之與「制」、繁體的「𦣻（牀）」之與「𦣻」那樣的，「本不是同一字的異體，但在語源上有親屬關係（音、義皆極近）、字形結構方式和造字意圖都很接近的一對字」。³⁸

四

最後附帶略談前文提到過的「𦣻（勞）」字聲符問題。

³² 參看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从「𦣻」之字〉，收入前引《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頁194-211。

³³ 吳振武：〈戰國「信完」封泥考〉，《中國文物報》1989年8月25日。以上又參看前引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331。

³⁴ 參看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336。

³⁵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92。


³⁶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332。

³⁷ 段凱：《〈古文四聲韻〉（卷一至四）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頁707-708。

³⁸ 參看陳劍：《甲骨文金文舊釋「𦣻」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2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4。又近年裘錫圭先生所論殷墟甲骨文「𦣻（𦣼）」之與「𦣻（𦣼）」，其間關係與此所舉不完全相同，但也有頗為相近之處，可以參。見裘錫圭：〈試釋殷墟卜辭的「𦣻」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中國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32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7-11。

(一)

古文字資料中用為「勞」的「𣎵」以及相關之形甚為多見，但其構形分析尚未取得共識，甚至有時造成釋讀的錯誤。如近年所見研究者的討論，或謂「古文字『𣎵』當分析為从炆、从卒，即僚隸之『僚』本字」云云；³⁹或謂「燭下做衣是女人之勞，燭下耕作是男人之勞」云云，⁴⁰都很難說服人相信。從近年楚簡整理看，也反應出對「𣎵」字與「𣎵」字、「𣎵」上半之形與「𣎵」等字所从聲符「炆」的關係，仍或認識不清。如《清華簡（柒）·越公其事》31的「王亓又（有）𣎵（營、營𣎵）疾」，最初被整理者誤釋為「勞疾」；⁴¹安大簡《詩經》82的「𣎵（勞）」字，原注釋仍謂「即『𣎵』字初文」云云。⁴²在安大簡出版後不久的網上討論中，大家又提出更多異說。⁴³凡此可見，有關問題尚有必要重作討論。

所謂「𣎵（勞）」，殷墟甲骨文中作（《合集》24284-24287）等形，王志平先生指出，此類形以及金文、戰國文字中用為「勞」之形，與《說文·衣部》所謂「鬼衣」之「𣎵」字完全無關，這是很正確的。季旭昇先生說謂：

甲骨文从二火、从衣，會火下綴衣辛勞之意。「衣」中有小點，或象縫綴之形（原注：另一思考為象「水」形，則甲骨此字當釋「滂」，但甲文水形較少如此作）。「𣎵」於甲骨文均見地名「白𣎵」，唯《合》24333云：「乙丑𣎵雨，至于丙寅雨，𣎵。」𣎵（勞）讀為「滂」，大水為災也（原注：季旭昇〈從甲骨文說勞字〉）。

³⁹ 王志平：〈說「𣎵」〉，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3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479-484。上引語見頁480。

⁴⁰ 李守奎：〈王獻唐先生古文字學成就管窺——讀王獻唐〈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收入同作者《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375。

⁴¹ 李學勤主編，賈連翔、沈建華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玖）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頁363已改正，收在「𣎵」字下。


⁴²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123，注〔一一〕。

⁴³ 讀書班：〈安大簡《詩經》讀書班討論紀要（2019.10.29-10.30）〉，「語言與文獻」微信公眾號，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NTUzMjU1Nw==&mid=2247486410&idx=1&sn=6187bfc0de078e42454c9503b5833937&chksm=ec536aa8db24e3bed74f859d5eed5959322d33352a8a91494b0d6aefdb0bcc698c148d4ee106&scene=21#wechat_redirect，發表日期：2019年11月13日。

𠂔本指綴衣之勞，其後泛指一切辛勞，西周晚期師寰簋「衣」中縫綴之形省略，另加義符「𠂔」，表示雙手操勞之意；戰國古文或从「心」，謂心之操勞；秦系文字「衣」省為「𠂔」，另加義符「力」，表示體力操勞之意。⁴⁴

除了所謂「火下綴衣辛勞」、「綴衣之勞」云云，說多可從。尤其是謂「『衣』中有小點，或象縫綴之形」，我認為最為可取。

(二)

問題的關鍵是，前引甲骨文類形，其下方所从部分，本是可以獨立成字的。如下所舉諸形：



《合集》24303+



《合集》32486



《屯南》2564



《村中南》212




《花東》363



《花東》480⁴⁵


此類形不能象不少研究者那樣說為「(𠂔之)省寫」，亦與「卒」字完全無關。花東卜辭兩形，就用為慰勞之「勞」(辭皆云「子勞丁」)。⁴⁶其下方已與一


⁴⁴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922-923。又參看季旭昇：〈從甲骨文說勞字〉，中國文字學會、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第十六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師範大學，2005年4月)，頁1-8。

⁴⁵ 李宗焜編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將上引諸形分立為兩字，頁729第2417號收《花東》兩形，頁730第2418號收《合集》24303、32486與《屯南》2564三形。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772-773將上舉諸形與類形皆收在「勞」字下，較勝。

⁴⁶ 李學勤：〈從兩條《花東》卜辭看殷禮〉，《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頁1-2。收入同作者：《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126-129。

般的「衣」形略有別，故末一形可以省去其中對表意有重要作用的「小點」形，亦無與「衣」字混淆之虞。

上舉諸形，除花東兩例外皆作地名。《合集》24303（+《合補》8319=《甲骨綴合彙編》880）之辭為「〔乙丑〕卜：王。才（在）自卜」，屬於出組卜辭多見的「才（在）自𡗗卜」的「卜王」之辭，此類辭「自𡗗」亦或多作「自寮」。李學勤先生曾對相關卜辭作過全面的繫聯排比，並指出《合集》24276「自𡗗」與「自寮」見於同版，謂：「仔細考慮，『勞』『寮』二字都在來母宵部，古音全同，在今陝西的澇水，可寫作潦。這樣看來，兩者或許只是一地。」⁴⁷顯然正確可從。同類相通之例如，「𡗗」字或作「𡗗」；《說文·肉部》「𡗗」字「或从勞省聲」作「𡗗」；《詩經·小雅·漸漸之石》「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勞」讀為「潦」；海昏侯墓漢簡《詩經·小雅·庭燎》四見「𡗗」字，皆用作「潦」；⁴⁸前引季旭昇先生說讀卜辭「雨𡗗」之「𡗗」為「澇」，可信；同時，此義古書本多用「潦」字（雨水大、雨後之大水或積水皆曰「潦」，大雨積水成災亦曰「潦」），作「澇」字者反係後起。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𡗗」聲字與「寮」聲字有特殊的密切關係。由此結合形所象「縫綴之形」，我們會很自然地聯想到今天口語中還常講的「撩、繚」一詞。

（三）

現代漢語口語中的「撩」這個詞，多用於「簡單撩幾針」一類說法，今天多地方言中都有。⁴⁹一般解釋作「大針腳縫綴」之類，其意義特點重在所謂「粗率縫之」、「粗略治衣」。或寫作「繚」，《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繚」字下皆立義項謂：「縫紉法之一。用針斜著縫綴。如：繚衣縫；繚貼邊。」但皆未舉出書證。一時略檢，此詞至晚明代小說中已見，如《金瓶梅詞話》第七十三回「用倒口針兒撩縫兒」云云。⁵⁰

⁴⁷ 李學勤：〈出組「在勞」卜辭的月首干支〉，收入同作者：《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17-321。上引文見頁319。

⁴⁸ 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107。

⁴⁹ 參看前引《漢語方言大詞典》，頁7028「撩」字，釋義為「縫」。所收例有東北官話、冀魯官話、中原官話和西南官話，按實際尚遠不止此。

⁵⁰ 參看蔣宗福：《四川方言詞語考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467。雷漢卿：《近代方俗詞叢考》（成

很多研究者都將此詞直接上溯至先秦，與「敕」字相聯繫為說。《尚書·費誓》「善敕乃甲冑」，孔穎達《正義》：「鄭（玄）云：『敕，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傳統讀音為「洛蕭切」，與「撩、繚」完全相同。明代梅膺祚《字彙·支部》已謂：「敕，……又縫綴也。《周書》『善敕乃甲冑』。」較早將前述口語中的「撩、繚」明確與「敕」相聯繫者，似為清初學者屈大均，其說謂：「縫衣曰敕，《書》曰『敕乃甲冑』。凡細者曰縫，粗曰敕；著裏曰縫，著邊曰敕也。」⁵¹清翟灝《通俗編》卷三十六《雜字》云「今謂竈略治衣曰敕一針」，⁵²後來如章太炎、丁惟汾等等皆有相類之說；⁵³清代說文學家亦或有此說，如王玉樹《說文拈字》謂：「甲冑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鄭（玄）云『穿徹』，即縫綴也。今俗謂衣裳綻裂縫紉，尚有敕音」。⁵⁴此說現已為方言詞彙研究者所普遍接受，相關論著甚多，不具引。

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西漢墓出土竹簡100號記有「撩甲人」，裘錫圭先生認為，「撩有整理的意思，『撩』『敕』同音，『撩甲』與《尚書·費誓》『善敕乃甲冑』同意，撩甲人就是整修盔甲的人。」⁵⁵我認為，這個「撩」字所記，也就是上文所說之詞。「撩甲冑」的主要工作，應該就是上文所謂「以線縷縫綴」甲冑的革片。同時，《費誓》之「敕」字結構難以索解，何以音「撩」不明，是有問題的。李春桃先生認為，「敕」字之形實來源於古文字中以「少（沙）」為基本聲符的𦵏，當應讀為「選」；其音則來自寫法相近的「料」字之誤認。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李春桃先生曾有引用：

陳劍先生在給筆者的意見中另有解釋，現引於下：「《費誓》『善敕乃甲冑』之『敕』字，我懷疑應讀為『纂組』之『纂』，指用絲帶等將甲片串起、

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219-220。于銀如、李青松：《晉北方言所見〈金瓶梅〉詞語匯釋》（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15年），頁173。

⁵¹ 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十一《文語》之「土言」，頁338。

⁵² 翟浩：《通俗編（附直語補證）》（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頁805。

⁵³ 章太炎：《新方言》卷六《釋器》，收入《章太炎全集·新方言 嶺外三州語 文始 小學答問 說文部首均語 新出三體石經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20。丁惟汾：《俚語證古》（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卷六《衣服》，頁175。更多此類講法，參看前引蔣宗福：《四川方言詞語考釋》，頁466-467。

⁵⁴ 前引《說文解字詁林》，頁1342上。









⁵⁵ 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4。



組合成甲冑，而非『選擇』義。」又引上錄裘錫圭先生意見，進而認為：「漢簡之例似可解釋為：口語中有一『撩』音之詞表連綴衣甲義（今不少方言中尚存），『敕（纂）』字不為人所識，遂被音以此詞之音（亦可說即「同義換讀」）。」⁵⁶

如果以上推測符合事實，則當今口語中的「撩、繚」這個詞，就確實可以上溯到先秦了。

（四）

總結上文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東周文字中多見的用為「勞」之「𣎵」形，其中「衣」旁本作，是一個獨立的表意字，以「衣形中加小點」表「有所縫綴」義，應即本為「粗略縫綴」義之「撩、繚」所造；形後來不再單用，可視為早已被淘汰；在「𣎵」字中，則已「混同」為「衣」；「𣎵」字原始形，以「撩、繚」之表意初文為聲符，以「二火」形「炆」為意符，應即「燎」之形聲異體、古字（故不能將看作整體表意字謂「火下綴衣」云云）。後來古文字之「勞」等用「𣎵」之省形為聲符，已詳前引季旭昇先生說；又後世用為「勞」而僅从「炆」形（不作「炆」形）者，亦皆應看作从「𣎵」省聲。之為「撩、繚」，與前文所論之為「掇（摺、揆）」以及之為「拏（拿）」，在「古老的口語詞且古文字中早有為之所造表意字」這一層意義上，可以互相印證說明。

平心而論，由於有關材料不夠豐富，且其時代懸隔、缺乏中間環節，我們所持之為「撩、繚」之說，仍然只是一種希望可以盡量照顧到更多材料的「解釋」而難以「證實」。但通過以上討論，只要讀者能夠認同承認，古文字中本來存在一個原始的獨立表意字，其音與「勞」、「寮」極近，有關文字追根溯源皆係以之為聲符，則我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就要準確得多；本文這部分討論的主要目的，也就達到了。

⁵⁶ 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敕」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頁710-712。上引文見頁712，腳注5。

參考文獻

專書

- 丁惟汾：《俚語證古》，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
- 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于銀如、李青松：《晉北方言所見〈金瓶梅〉詞語匯釋》，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15年。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 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 李宗焜編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李學勤主編，賈連翔、沈建華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玖）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
-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
- 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
- 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等撰著：《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
-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陳漢平：《屠龍絕緒》，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 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增訂本）》，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
-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章太炎：《新方言》，收入《章太炎全集·新方言 嶺外三州語 文始 小學答問 說文部首均語 新出三體石經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 張德芳主編，李迎春著：《居延新簡集釋（三）》，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
- 黃生撰，黃承吉合按：《字詁義府合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董蓮池編著：《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雷漢卿：《近代方俗詞叢考》，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趙平安、李婧、石小力編纂：《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蔣宗福：《四川方言詞語考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翟 灝：《通俗編（附直語補證）》，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

劉 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

魏啟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

論文

王志平：〈說「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3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李守奎：〈王獻唐先生古文字學成就管窺——讀王獻唐〈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收入同作者：《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李春桃：〈說《尚書》中的「敕」及相關諸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李春桃：〈談青銅盆的一種自名〉，南京大學文學院、南京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紀念方光燾、黃淬伯先生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2018年12月。

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从「𡗗」之字〉，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

李家浩：〈睡虎地秦簡〈日書〉「楚除」的性質及其他〉，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

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勺」與戰國文字从「勺」之字——談古文字「勺」有讀如「宛」的音〉，《文史》2012年第3輯（百輯紀念特刊）。

李學勤：〈從兩條《花東》卜辭看殷禮〉，《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收入同作者：《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李學勤：〈出組「在勞」卜辭的月首干支〉，收入同作者：《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吳振武：〈戰國「信完」封泥考〉，《中國文物報》1989年8月25日第三版。

季旭昇：〈從甲骨文說勞字〉，中國文字學會、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第十六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師範大學，2005年4月。

段 凱：〈《古文四聲韻》（卷一至四）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

真大成：〈談當前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的四個問題〉，《中國語文》2018年第5期。

徐寶貴、孫臣：〈古文字考釋四則〉，《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1期。

陳 劍：〈柞伯簋銘補釋〉，收入同作者：《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陳 劍：〈甲骨金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收入同作者：《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陳 劍：〈甲骨金文舊釋「𠂔」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2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陳 劍：〈甲骨文釋字四則（摘要）〉，《中國文字學會第七屆學術年會論文集》，長春：吉林大學，2013年9月21-22日。

陶 安、陳劍：〈《奏讞書》校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梁月娥：〈西周金文「𠂔」字補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6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

張永言：〈上古漢語有送氣流音聲母說〉，收入同作者：《語文學論集（增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張富海：《郭店楚簡〈緇衣〉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

董 珊：〈它簋蓋銘文新釋——西周凡國銅器的重新發現〉，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鄔可晶：〈「丸」字續釋——從清華簡所見的一種「𠂔」字談起〉，《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二〇二一年夏季號（總第五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6月。

- 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收入《裘錫圭學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裘錫圭：〈說清華簡〈說命〉的「旬求」〉，朱慶之、汪維輝、董志翹、何毓玲編：《漢語歷史語言學的傳承與發展——張永言先生從教六十五週年紀念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 裘錫圭：〈試釋殷墟卜辭的「𣎵」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中國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32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劉 釗：〈說「𣎵」和「𣎵」〉（未定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2017年10月14-15日。
- 謝明文：〈甲骨文「𣎵」「𣎵」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蘇建洲：〈北大簡〈蒼頡篇〉釋文及注釋補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 蘇建洲：〈說〈芮良夫毖〉及「柏室門器」的「管」〉，《第一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史學術論壇暨青年學者工作坊會議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2019年11月2-5日。

網路資料

- 王恩田：《釋丸》，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545>，發表日期：2015年6月26日。
- 姚 磊：〈《居延新簡》綴合（二十）〉，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314，發表日期：2019年2月14日。
- 讀書班：《安大簡〈詩經〉讀書班討論紀要（2019.10.29-10.30）》，「語言與文獻」微信公眾號，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NTUzMjU1Nw==&mid=2247486410&idx=1&sn=6187bfc0de078e42454c9503b5833937&chksm=ec536aa8db24e3bed74f859d5eed5959322d33352a8a91494b0d6aefdb0bcc698c148d4ee106&scene=21#wechat_redirect，發表日期：2019年11月13日。